

宦遊現形記

下冊

官場現形記

下

李宝嘉著

张友鹤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第三十一回

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

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后，囑付太太把女兒扎扮停當，又收拾了一間房屋，將家中上下人等統通交代清楚。他自己一路出來，先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，托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，感德匪淺。自己却躲在一個朋友家去過夜。

却說統領向例：每天這頓晚飯是從不在家吃的，托名在外面應酬，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。這天到了下午，仍舊坐轎出門，先在船上打牌，又到釣魚巷里吃酒。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，畢竟心上有事，便先吩咐打轎回去。小戈什的心上明白，預先叮囑轎夫，叫他把轎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，打門進去。羊統領假充酒醉，跟了進來。此時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，當把他一領到小姐房中，眾人一哄而出。統領等房中無人，才上前同小姐勾搭。聽說這一夜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，冒小姐只是不答，賽同啞子一樣。羊統領以為他是害羞，所以並不在意。

良宵易過，便是天明。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，打的震天价響。隨後接着有人出來開門。這進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。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，到了此時，不禁心中害怕起來，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，以致落了他們的圈

套。連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察看动静；听了听，只听得房間外面有人低低的說話。于是羊統領格外疑心，正想穿起長衣，輕輕拔去門門，拏在手中，預备当作兵器，可以夺門而出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羊統領在里面各事停当，走到門前，又側着耳朵听了一听，誰知反無动静；于是心上更为惊疑不定。想要開門，一时又不敢去开，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，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。冒小姐業亦披衣下床。此时冒小姐業睡初醒，花容愈媚。羊統領越看越愛，不禁看出了神，忘其所以，輕輕說得一句道：“天还早得很，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兒？”冒小姐亦不理他。却不料这一間早被門外一个人听见，用手指头輕輕把門叩了兩下，亦說道：“天还早得很，統領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兒？”羊統領一听門外有男人說話，这一吓非同小可！但是說話的声音很熟，一时想不起是誰，怔在那里半天喘不出气来。还是冒小姐爽快，連忙迈步走近門前，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声拉了开来，說了声“有話讓你們当面講”。羊統領起初还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，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。房門开处，朝外一望，只見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門跪着不动；那人低着头，亦看不出面貌。羊統領滿腹狐疑，更是摸不着头腦。正在兩难的时候，幸亏門外跪的人先开口道：“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。难得老师賞臉，沐恩感恩匪淺！”說完這兩句，抬起头来听統領吩咐話。羊統領仔細一看，認得他是冒得官，直弄得毫無主意。只听得冒得官又說道：“丫头还不过来幫着我求求統領！”一言未了，他女兒亦跪下了。

羊統領至此方才恍然大悟。見他們跪着不起，知道沒有歹意，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，一手去拉小姐，嘴里說道：“你們这番好

意我都曉得。此刻我要回去，彼此心照就是了。”冒得官起来之后，又請一个安，說道：“全仗老师栽培！”其时臉水早点心都已齐备。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，立刻要走。冒得官父女两个拉着，抵死不放，定要統領吃过点心再去。羊統領無奈，只得每样夾了一点吃了方才走的。冒得官又赶出門外，站过出班，方才进来。

自此以后，羊統領便天天到他家走动。又过了兩日，却把冒得官傳了去問过仔細，見了制台，替他竭力的洗刷。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，那里有工夫管这閑事，便也不去追問。統領回来，便借了一樁事，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还不算，又要斥革他的功名，办他的遞解。朱得貴急了，到处托人替他求情。冒得官便挺身而出，說：“我去替你求情。”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，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，并且还賞他一封信，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。一个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。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，而且还感激他：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。

話分兩头。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，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。而且他南京有卖买，上海有卖买，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。便有他現在南京一斗字号里做擋手的一个人，其人姓田，号子密，是徽州人。生的又矮又胖，但是頭髮不多，只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；因此众人就送他一个表号叫“田小辮子”。这田小辮子做了十几年的擋手，手里着实有錢。近来忽然官兴發作，羊統領便劝他道：“如要做官，捐个同、通到江南来，有我的面子，無論那个道台跟前托托，差使是一定有的。”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，磕来碰去的官，道台居多；他便有心爬高，官小了不要做，一定

要捐道台。他自己拏錢捐官，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，只好听其所为。等到上允之后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，又替东家找了一个人接手，他便起身进京引見。

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場，他在官場登久了，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，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；誰知大謬不然。不要說別的，單說他进京引見的时候，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，他到的晚了，大伙兒已入了座，还有叫的条子亦在那里；他進門之后，見了人就作揖，見了相公亦是作揖。后来人家問他：“怎么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？”他說：“我看見他們穿着靴子，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时候，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們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；我見了他們，疑心他們是部里的司官老爷才从衙門里下来。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。橫豎‘礼多人不怪’，多作兩個揖算得甚么！”自己做錯了事，人家說說他，他還不服。諸如此类的笑話，也不知鬧出多少。

等他到省之后，齐巧这江南的藩司、粮道、鹽道統通換了新人，他一个也不認得。这天大早，头一个上制台衙門，到了司、道官厅上。人家是曉得制台脾气的，总要打过九点鐘才上衙門。他一进官厅，就在炕上头一位坐下。后来等等大家不来，他便不耐煩，独自一人坐在炕上打盹，穿着簇新的蟒袍补褂，身子一歪就睡着了。睡了一会，各位候补道也有有差使的，也有沒有差使的，霎時間絡絡續續来了五六十位。号房看見別位大人来到，方才把他推醒。他一只手揉眼睛，却拿一只手滿身的乱抓，說是炕上有臭虫，把他咬着了。說話間定睛一看，一見来了許多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幸虧全是候补道，其中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。

連忙下炕，一一招呼。招呼之后，正待归坐，却見一个人走了进来，也是紅頂花翎，朝珠补褂。他却不認得这人是誰，見了面，一揖之后，忙問：“貴姓？”那人說：“姓齐。”接下来又問：“台甫？”旁边走上来一位候补道，是羊統領的熟人，曾經托过他招呼田小辮子的；这位候补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，說了声“这是方伯”。田小辮子連忙应声道：“原来是方翁先生，失敬失敬！”藩台也不理他，徑自坐下。

这个擋口，外面又进来一个人，大家都認得是兩淮运使，新从揚州上省稟見的。众人見了，一齐都招呼过。独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“貴姓、台甫”，运司說了。接着又問“貴班”，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，便回了声“兄弟是兩淮运司”。誰知田小辮子不听則已，及至听了“运司”二字，那副又惊又喜的情形，真正描画不出。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，說道：“啊哟！还了得！財神爷来了！”大众听了他的話都为詫异，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。只听得田小辮子說道：“你們想想看：兩淮运司的缺有名的是‘一个鐘头进来一个元宝’。一个元宝五十兩；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头，就是二十四個元宝，二十四個元宝就是一千二百兩。十天一万二千兩；一个月三十天，便是三万六千兩；十个月三十六万，再加两个月七万二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。——啊唷唷！还了得！这們一个缺，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足够了！”他正說得高兴，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道：“有如此的好缺，怎么給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？”众人忙問：“給誰誰不要？”那人說道：“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，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，他一定要辞不做嗎？”又一个人說道：“唐某人呢，本来是个大名士。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，任

你是甚么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。而且现在的这个运司缺亦比前差了许多。”田小瓣子道：“任他缺分如何坏，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。”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，也不理他。

停了一刻，约摸已有十点打过，制台在老祖前应做的功课一停当，方才出外见客。头一班司、道进见。田小瓣子是初次禀到的人，于是随着一同进去，见了制台。一切礼节全是隔夜操练好的，居然还没有大错；不过一件毛病不好，是爱抢说话，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他，他都要抢着说。幸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，倒也并不动气。见过一面之后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说他的坏话，说他是生意人出身，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。制台道：“还好，尚不失他的本色。这种人倒是老实人，是不会说假话的。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，有些外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，倒好问问他。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，谅来不敢蒙蔽我们。”藩台见制台如此，亦没有别的说话。等到公事回完，只好退了下来。

第三天又一同上院。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。制台朝着这位道台说道：“现在营制太不讲究。就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：有一营一半是德国操，一半是英国操；又一营全是德国操，忽然当中又搅了些长苗子。这长苗子是我们中国原有的，如今搅在这德国操内，中又不中，外又不外，倒成了一个中外合璧。我兄弟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情怕心烦，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。羊某人也是马马虎虎的，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。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：我每逢出门，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掬在肩膀上，那一头也有拴一把雨伞的，也有挂一双钉鞋的，真正难看！”制台说到这里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，田小瓣子抢着说道：“不

瞞大帥說：「職道在敵居停羊某人營里看得多了，德國操的洋槍都是倒掄的。大帥倒不必怪他。」

制台听了，也不去理他，只同那个营务处上的道台說話。一会又說道：「新近有个大挑知县[一]上了一个条陈，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碍难行，畢竟書生之見，全是紙上談兵。这些营务事情，如非亲身閱历，决不能言之中肯。」田小辮子又插嘴道：「職道跟敵居停羊某人相处久了，有年職道同敵居停談起这件事，職道拟过几条条陈，很蒙敵居停說好。明天倒要抄出来送給大帥瞧瞧。」制台道：「你有什么見解，尽管写出来。」田小辮子又答应了「是」。等到院上下来，便把从前在店里專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請了来，同他商議。他自己拿嘴說，那个朋友拏笔写。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足足弄了十六个鐘头，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；其中又打了几个补釘。

到了次日上院，齐巧这日制台感冒，止轅不見客。田小辮子扑了一个空，心中甚是怏怏，便同巡捕官說道：「我是来遞条陈的，与別位司、道不同。老师既不出来見客，可以帶我到簽押房里獨見的。」巡捕官道：「老师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，此刻剛正吃过藥，蒙着兩条棉被在那里出汗。早有过吩咐，統通不見，請大人明天再过来罢。」田小辮子無奈，只得悶悶而回。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，就一連止了三天轅門。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，真把他急得要死。

到了第六天，制台的病稍为好些。因为江南地方大，事情多，不好不出来理事，于是由兩三个跟班的架着，勉强出来会客。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、道進見。自然是藩台同着鹽、粮二道說話，

問：“老师今天可大安了？”制台道：“病是好了，不过觉着沒有气力。到了我这样的年紀，算算不大，怎么一病之后，竟其如此無用？”別人尚未开口，田小辮子先搶着說道：“老师白天忙，晚上忙，早晨有早晨的公事，夜里有夜里的公事；人有多少精神，禁得起如此的磨呢！老师总要保养保养才好！”他說的原是真話。不料这位制台上房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，听了他話，一时誤会了意，沉吟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“老兄的話很不錯。但是兄弟姬妾虽多，这兩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，一直是齋戒的，怎么还会生病？”田小辮子連忙接口道：“职道說的公事是老师天天办的公事，并不是……”說到这里，也咽住了。

制台見他說話莽撞，心上好不自在，半天不响。正想端茶送客，忽然田小辮子站起来，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，双手奉上制台，說道：“这是上回老师吩咐拟的条陈，职道已經写好了五六天了，帶來請老师过目。”制台說了半天的話，早已力倦神疲，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，好到上房歇息。偏偏田小辮子要他看条陈。他要待不看，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，一时又放不下臉来。只好打起精神，把手折接了过来，掙扎着大略看了一遍：兩手拿着手折，禁不住瑟瑟的乱抖。藩台怕他劳神，便說：“大帅新病之后，不可劳神，条陈上的事情过天再斟酌罢。”

誰知田小辮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，道：“兄弟这个条陈，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，拿手指着条陈，說道：“大帅，条陈不多，只有四条。大帅請看这第一条。”此时制台正被他弄得头昏眼花，又見他自己离位指点，毫無官体；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，如今見他这个样子，倒要看看他的条陈如

何再講。但是頭里發暈，雖然帶了眼鏡，也是看不清楚，便道：“你說給我聽罷。”田小辮子一听大喜，忙把手折接了过来，双手高捧，站在地当中，高声朗誦。未曾念滿三行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：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，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，所以田小辮子念不断句。制台听了不懂，便問大众：“諸公懂他的話不懂？”各位司、道都不言語。

制台道：“你老实講給我聽罷，不要念了。”田小辮子便解說道：“职道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，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們吃飽。”制台道：“还是要克扣軍餉不是？俗語說的好，‘皇帝不差餓兵’，怎么叫他們餓着肚皮打仗呢？”田小辮子道：“大帅不知道，这里头有个比方：职道家里养了个猫，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，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，等他餓着肚皮。他要找食吃，就得捉耗子。倘或那天晚上給他东西吃了，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，便不肯出力了。現在拿猫比我們的兵，拿耗子比外国人。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国，断断乎不可給他吃得个全飽，只好叫他吃个半飽。等到走了一截的路，他們餓了，自然要拚命赶到外国人营盤里搶东西吃。搶东西事小，那外国人的队伍，可被我們就吵乱了。”制台道：“不錯，不錯。外国人想是死的，随你到他营盤里搶东西吃。他們的炮火那里去了？我看倒是一个兵不养，等到有起事来，备角文書給閻王爷，請他把‘枉死城’里的餓鬼放出来打仗，豈不更为省事？”說完，哈哈一笑。田小辮子虽然听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話，但見制台的笑，料想其中必有緣故；于是臉上一紅，說道：“这个道理，是职道想了好几天悟出来的。”

制台听他說的話开味，便也不覺勞乏，反催他說，道：“第一

条我已懂得了。你說第二条。”田小辮子見制台要听他条陈，更把他喜的了不得，連忙說道：“前头第一条講的是陆师。这第二条講的是炮台。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，要紧口子上都有炮台。这炮台上的大炮是專門打江里的船的。职道有一个好法子：是教这炮台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这江里的路看清。譬如外国人的船是朝着西面来的，我們就架上大炮朝着东面打去；倘若是朝着东面来的，我們就朝着西面打去。这叫做‘迎头痛剿’，万無一失。至于或南或北，都是如此。”制台道：“炮台上的炮不打江里的敌船打那一个？难道撥轉来打自己的人不成？至于炮台上的人，原該应懂得点測量的；等到看見了敌船，东西南北，对准水綫，亦要算准时刻，約摸船还未到的前头一秒鐘或兩秒鐘、三秒鐘，就得把炮放出。等到炮子到那里，却好船亦走到那里，剛剛碰上，自然是百發百中，万無一失。天下那里有但辨方向，不論远近，向海闊天空的地方乱开炮的道理？况且放一个炮要多少錢，你也仔細算算沒有？”田小辮子見制台正言厉色的駁他，又当着各位司、道面上，一时臉上落不下，只好强辨道：“职道所說的‘迎头痛剿’，原說的是对准了船头才好开炮。”制台道：“等到船头对准炮門已来不及了；等到炮子到跟前，那船早已走过，豈不又是落了空？总之：不懂得情形还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！”田小辮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，于是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一声也不敢响。

此时制台同他駁了半天，虛火[=]上来，也有了精神了。索性叫他再把后头兩条逐一解說出来。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：“第三条是为整頓营規起見，怕的是临陣退縮，私自逃走，或者在外头鬧乱子闖禍。照职道这个法子，就不怕他們了。”制台

道：“有什么高明法子？倒要請教請教。”田小辮子道：“职道也不过如此想，可行不可行，还求大帅的示下。”制台道：“快講！不要說这些費話了！”田小辮子道：“凡是我們的兵，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条眉毛。职道想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，剃了也不疼的。每个人只有一条眉毛，無論他走到那里，都容易辨認。倘若是逃走以及開了乱子，随时拿到就可正法，是断乎不会冤枉的。”制台道：“从前汉朝有个‘赤眉賊’，如今本朝倒有了‘無眉兵’了，真正奇聞！你快一齐說了罢！”

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：“这第四条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，或是出去打鹽梟，拏强盜，所有我們的兵，一齐画了花臉出去。”制台道：“画了花臉，可是去唱戏？”田小辮子道：“兵的臉上画的花花綠綠的，好叫强盜看着害怕。他們老远的瞧着，一定当是天神天將来了，不要說是打强盜，就是去打外国人，外国人从来没有見過，見了也是害怕的。”制台道：“你的法子很好，倒又是一个义和团了！”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：“职道虽然沒有見過义和团，常常听北边下来的朋友談起团里的打扮，有些都学黃天霸的模样。职道現在乃是又換一个样兒，是照着戏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画，無論什么人見了都要害怕的。”

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兴，不提防制台听了他的条陈，竟其大动肝火，頓時唾了一口道：“呸！这样放屁的話，也要当作条陈来上！你們諸公听听，傳出去豈非笑談！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，將來候补的一定还要多哩！”田小辮子还当制台有心說笑話，同他嘔着玩耍，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：“江南本来有个口号，是：‘婊子多，驢子多，候补道多。’”制台不等他說完，便接口

道：“像你这样的候补道，本来只好比比驢子！婊子！再稍微上等人的人，你就比不上！”其时藩台等人見制台說話說的長远了，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，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。况且这位制台是忠厚慣的，今忽一旦动了真火；田小辮子又是个市井無賴，不曉得甚么輕重的，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，將來不好收場。于是不等端茶碗，便一齐站立告辞。制台一面送他們，还一面数說田小辮子。此时田小辮子要强辯也不敢强辯了，于是跟着大众一塊兒出去。

走到外面，將要上轎，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这个条陈今天是不該应上的；劝他的人，就是他的同寅赵元常。他便拉了赵元常袖子，自己分辨道：“我那里有工夫上这捞什子！这原来是大帅他自己問我要的。他問我要，我怎么好說不給他？而且条陈上不上在我，用不用由他；他也犯不着生这們大气，擎人不当人！人家的官小虽小，到底也是个道台，銀子一万多兩呢！”赵元常見他的为人呆头呆腦，說的話不倫不类，又想到制台剛才待他的情形，恐怕事情不妙。赵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，田小辮子到省，羊統領曾托过他，說：“田小辮子是个生意人，一切規矩都不懂得，总得你老哥随时指点指点他才好。”所以这赵元常才肯埋怨他，劝他不要多講話。后来他不服赵元常的話，赵元常也生气，便趁空回了羊統領，說：“田某人太不懂事，总得統領自己把他叫来开导开导才好。”羊統領本来同他很关切的，当时一口应允，說：“等我馬上关照他。”

齐巧这日陰天很有雨意；羊統領沒有事情做，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几个道台，甚么孙大鬍子、余蓋臣、潘金

士、糖葫蘆、烏額拉布、田小辮子一共六位，又面約了趙元常，通統賓主八位，同到釣魚巷大喬家打牌吃酒。趙元常因另有事情，說明白去去再來。羊統領却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烟。這大喬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，見面之后，另有副肉麻情形，難描難畫。一霎時親熱完了，所請的七位大人也陸續來了。當下先打牌，後吃酒。

却不料那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個姑娘，名字叫翠喜，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。烏額拉布同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，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，心上著實吃醋。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，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紫里發青，青里變白。他是旗下人，又是闊少出身，是有点脾氣的。手里打的是麻雀牌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。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，一個不留神，發出一個中風，底家拍了下來。上家跟手發了一張白板，對面也拍出。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，翠喜歪在他懷里替他發牌；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。田小辮子听他說話，發出來一張八萬，底家一攤就出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北風暗克，二三四萬一搭，三張七萬，一張八萬等張。如今翠喜發出八萬，底家數了數：中風四副，北風暗克八副，三張七萬四副，八萬吊頭不算，連着和下來十副頭，已有二十六副；一翻五十二，兩翻一百零四，万字一色，三翻二百零八。烏額拉布做莊，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么二架，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。烏額拉布輸倒輸得起；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，再加以醋意，不由得“怒从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”，頓時拿牌往前一推，漲紅了臉，說道：“我們打牌四個人，如今倒多出一個人來了！看了兩家的牌，發給人家

和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来做我一个的！”翠喜忙分辨道：“我又不晓得下家等的是八万。你庄家固然要输，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输。”烏額拉布道：“自然要输！你可晓得你们田大人不是庄，输的总要比我少些？”翠喜道：“一个老爷不是做一个姑娘，一个姑娘不是做一个老爷，甚么我的田大人！你们诸位大人听听，这话好笑不好笑！”

田小辫子看见烏額拉布同翠喜倒蛋，心上已经不愿意。他本是个“草包”，毫无知识的人，听了翠喜的话，便也发话道：“‘中正街的驢子，谁有钱谁骑！’烏大人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！”烏額拉布见田小辫子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便也恼羞成怒，伸手拏田小辫子兜胸一把，那一只手就想去拉他的辫子。幸亏糖葫蘆眼睛快，说道：“别的好拉，他的辫子是拉不得的！共总只剩了这两根毛，拉了去就要当和尚了！”烏額拉布果然放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田小辫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领口不放。只听得田小辫子骂烏額拉布“烏龟”；烏額拉布亦骂田小辫子“田鷄”。田小辫子说：“我做田鷄总比你当烏龟的好些！”当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两人对骂的话，记也记不清。这日打牌的人共是两桌；大众见他二人扭在一处，只得一齐住手，过来相劝。其时外边正下倾盆大雨，天井里雨声哗喇哗喇，闹的说话都听不清楚。大家劝了半天，无奈他二人总是揪着不放。烏額拉布脸上又被田小辫子拏手指甲挖破了好两处，虽然没有出血，早已一条条都发了红了。羊統領虽然是武官，无奈平时酒色过度，气力是一点没有的，上前拉了半天，丝毫拉不动二人。又想：“倘或被他们二人一个不留神，误碰一下子，恐怕吃不住。”便自己度德量力，退了下来。后来好容易被孙大鬍子、赵元

常一千人將他倆勸住的。烏額拉布坐定之后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；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跟前一看，才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，明天上不得衙門，見不得客。心上格外生氣。一面告訴別人，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辮子報復。其時田小辮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里去坐。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，於是又跺着腳罵個不了。羊統領道：“烏大哥臉上的傷，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；倘或換在相好身上，是相好拏他弄到这个樣兒，烏大哥非但不罵他，而且還要得意呢。”說的大家嗤的一笑。

其時天已不早。外面雨勢雖小了些，依旧淅淅瀝瀝下個不了。羊統領便吩咐擺席。正要叫人去請田、趙二位大人，只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，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，一個人溜回去了。羊統領只好隨他。於是大家入座，商議着明天上院，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，好在釣魚巷養傷。

席面上正說着話，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。為首的渾身拖泥帶水，用一塊白手巾扎着頭，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。走進門來，一見統領，便拍托一聲，雙膝跪地，口稱：“軍門救標下的命！”羊統領一見之下，不覺大驚失色，心上想：“剛才他們打架的時候，並不見有他在內；怎麼他的頭會打破？”正在疑疑惑惑，又听那個人說道：“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，從來沒有誤過差事；就是誤了差事，軍門要責罰標下，或打或罵，標下都是願意的。如今憑空里添了個外國上司，靠着洋勢，他都打起人來，這還了得！標下是天朝人，雖說都司不值錢，也是皇上家的官，怎麼好被鬼子打！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，以後這個臉往那里擺！總